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同升錄序

上御極之五年秋七月十四日辰時內三院吏部欽奉
聖諭陳名夏升吏部尚書謝啓光升戸部尚書李若琳
升禮部尚書劉餘祐升兵部尚書党崇雅升刑部尚
書金之俊升工部尚書徐起元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不敢例辭各祗遵謝
恩受事訖因退而嘆曰我儕待罪卿貳數載于茲不過
謹守繩墨奉行故事而已揆之職守未有寸補宜從
幽黜之典忽荷顯擢之恩俾疎遠舊臣獲隨展土開
疆攀鱗附翼之宗親勳舊並列正卿渥哉
君恩也宜有以紀之爰視同年同咨例梓云同升錄錄
成而臣之俊謹拜手爲之序曰漢官之得爲正卿乃
自諸臣而始乎不勝感尤不勝懼也嘗攷之周官太
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地官大司徒之職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冬官之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御史臺掌贊書而授法令。歷代因之。異其名不異其職。凡邦國之有未靖。與法令之有未行。則均無所辭咎焉。蓋六卿與御史臺之爲任綦專。而責亦綦重矣。

清朝鼎興。設官一沿舊制。獨部院之長。則皆宗親勳

舊爲之良以從

龍諸臣邦國同休方克膺斯任而無忝厥職也漢官僅爲之貳尚惴惴虞弗稱然猶可諉曰邦國大事當爲者長任之我欲爲而未得爲耳兹名夏等七人不由

廷議簡自

宸衷一日而擢爲部院之長視猶滿官則旣予以得爲之名而并畀以得爲之實矣得爲而弗能可懼也卽未必果有得爲之實而亦已居得爲之名矣無其實而居其名更可懼也然則諸臣猶可諉曰邦國大事

自有爲之長者任之哉黜陟之有乖衡歟國計民生之有偏絀歟典章禮樂之有未備歟六師弗張而偃武無期歟五刑未允而獄有冤民歟帑藏或糜于工作紀綱或弛于臺憲歟凡若此者皆諸臣之咎也故曰漢官之得爲正卿自諸臣而始不勝感尤不勝懼也自今以往相與切劘砥礪奮其所得爲勉其所弗得爲祿位彌高則宜居之彌淡職守愈重則當持之愈謹以庶幾無負

君恩之優渥使他日睹斯錄者曰

朝廷之重視漢官有如此諸臣之能自重而卒為漢官重者有如此漢官之不厭薄于
朝廷實始自諸臣者有如此則茲錄也匪直識一時壎篪之雅且以賡千載喜起之盛也否則後之人將有歷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嗚呼其可懼為何如也耶

一意廻折讀之懼心油然而生文章可以移情真如伯牙之過海上觀水嘯鳥鳴也　陳百史先生評

順治乙未會試錄序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春會試天下士
上命禮臣請
命大學士臣額色黑禮部侍郎臣恩國泰典滿洲蒙古
試臣之俊同臣兆龍典漢試及爲金超哈併東粵藩
生試先是甲午歲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
恩覃中外特廣進士額乃進禮臣所貢士約四千四百
有奇爲闈試之滿洲蒙古得士賈勤等五十名另爲

錄以
獻漢士及烏金超哈併藩生得士秦鉽等三百八十
五名錄其文優者二十首如例進
覽臣嘗感言簡端伏思臣之後陋劣無比自釋褐以來
離經業幾四十年且歷任簿書未窺中秘老耄荒迷
衡文益非其任也臣既弗敢先期預辭比召期又弗
獲辭受事之日惴惴焉有負
成命是懼謹與同事諸臣蠲潔身心焚香誓約苟一念
不可告

天不可告
君父併不可對衾影而質多士者立召殃咎務各矢公
矢慎殫力搜羅勿枉置真材勿倖收贋鼎取士之式
一以尊經旨宗傳註為主不敢偏徇臆見以人從我
不敢膠執體裁以此槩彼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
無小疵亦收之若離經畔道習為奇險頗僻之詞縱
橫於繩墨之外者則雖佳弗錄蓋言者心之聲也孟
軻氏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心
不正而欲政事之毋害不可得也言不正而謂心術

之必端不可得也茲欲收正人以正天下必自其言之正始故終不能以憐才之心勝反正之心然士而果才也苟洗心滌慮一赴乎廉正直之的閱三歲不虞其終棄也則臣等區區反正之心亦未始非憐才之心雖然茲所錄之士能於尺幅間範我馳驅者遂可侈言得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乎未也昔先正有云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事功不逮古人名位甚盛眞心憂國不逮古人其病坐浮而不實也旨哉斯論儻其言正

矣而其心浮而不實則自茲登進以後他日之爲州
邑長吏者果能廉潔愼勤無愧循良保障之任乎爲
六曹分典者果能恊恭熙績無愧亮采惠疇之誼乎
爲監司郡牧者果能端本表帥無愧承流宣化之責
乎爲耳目臺諫者果能殫赤抒忠無愧鳴鳳殿虎之
稱乎爲珥筆
禁掖者果能黼黻增華無愧天祿石渠之選乎爲擁旄
秉纛之大吏者果能安內攘外克勝金湯半壁之寄
乎多士於此有一之不能則皆臣今日所取之浮而

不實也求其一一遠古人誠有如先正所歎矣
皇上之期臣以得人者固如是乎臣故曰未可侈言得
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也然則臣今者旣執士以正更
當觀士以實惟實則不傳舍其官而精神專營職業
矣惟實則不自便身圖而操守勿狥嗜慾矣惟實則
不植交耍譽而乃心以之盡瘁王室矣使異日者自
綰半通以至歷踐三事九列無在不號稱得人而後
臣今日所取之士方可以仰答
成命耳夫如是以言得人則臣之懼心更何時而可釋

也哉嗚呼詩不云乎小心翼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臣與諸士孜孜戒勉期終身如一日以對揚

天子休命者惟此心而已

戊子兩浙貢士同年姓氏錄序

太學張生隣曾言于余曰今歲吾浙貢士集　闕下
者六十有三人計恩貢一十人應
今上御極之覃恩也歲貢二十人諸侯歲貢士于天子
之成例也拔貢十有八人簡秀良以補鄉書之闕也
又拔貢監十有五人升郡邑之優于文行者光辟雍
之選周禮所謂造士即兩漢所謂博士弟子也其試
于
廷者各授職有差其在成均者候試棘闈未膺選授雖

筮仕先後不同顧
清朝鼎興多士連茹彙征之期不可謂非千載一時
也因梓有同年姓氏錄以識盛典而偁
君恩請先生一言弁之余曰微子言余亦不能已于言
也從來人才難得而世之賢豪亦不常聚今吾浙有
士六十三人雲蒸霞合于茲豈偶然哉其才堪以治
民學足以爲師者亦既奉
除命而往蒞乃職矣餘慱士弟子員皆譽髦登進非前
代入貲授納者比亦指日應制高等行將策名南宮

待試于

天子矣嗚呼諸子思人才之難得則愼毋稍自褻越綰符者必期無負民牧秉鐸者必期不愧人師儲養太學者必期無忝春秋兩榜思賢豪之不常聚則當嚮慕古人之道德行誼文章勳業所以不朽于人世者互相觀摩而勗勉勿徒以杯酒讌洽嗚塤吹箎遂侈盍簪之盛使異日者書之史册曰順治五年禮部貢士得人惟兩浙爲最云則諸子之所以報

君恩而光盛典者庶于兹錄焉可攷也余之所以不能

已于言者此也。張生聞言唯唯。曰。敬以先生之言。轉告諸子。

入議論如前叙事更難老手執筆天眞爛熳 陳百史先生評

成均語錄序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是乎學之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淸朝鼎興崇尚學校愼選師儒視前尤加嚴焉大司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興起教化為已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即他月綰

邱。綏。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淑。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余之所憖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道。反覆提撕。嚮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錄。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袤詭誕背聖眞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心。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

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無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病哉

先生未嘗講學正使登壇者將下座避之 陳百史

先生評

周燮初撫東奏疏序

三韓周公撫山左之五載化成績著聲赫中外

天子嘉焉特簡公總制兩廣以行仍敦趨

陛見咨決機宜寵賚優隆備彰異數益深信公之撫東有成效也先是金子嘗與公周旋禁苑珥筆共事恒服公之才品學識足爲治平鉅任今余退老田間獲讀其撫東以來入

告之書不覺擊節嘆曰有是哉我公治平之畧果于鎮撫三齊窺其一班矣殆如良醫治病審察脉理標本

虛實。極其精細而又熟諳藥性之溫涼燥潤。辛甘補
洩。然後投以中病之劑。未有不霍然而起者也。大約
病在血脉者。宜疏其窒滯。養其筋骨。而血脉暢矣。病
在元氣者。宜補其虛耗。塡其精液。而元氣充矣。病在
榮衛者。宜除其客邪。滌其雜症。而榮衛固矣。山左爲
神京左臂。方二千餘里。居南北要衝。爲吳越閩甌豫章
百粵朝宗必經之道。以言乎陸。則輪蹄之絡繹如織。
胥旦之馳驟靡寧。以言乎水。則漕白之輸輓星羅槎
使之帆檣櫛比。調劑稍失其宜。則盩戾梗阻。害不勝

窮此病之在血脉者當如何調劑也我公審知驛若
于是乎有東省驛遞衝繁之議有敬陳整飭驛傳之
議有分路河南以恤民困之議有酌議東省分路之
法以蘇驛困之議有驛站需銀甚急請改解司庫之
議有請復驛道以重郵政之議凡此皆公之嘔心調
劑以治血脉之病者也東省地勢高亢恒若雨澤愆
期旱蝗肆虐一望蒿藜民多十室九徙兼之于逆流
毒拋荒愈甚況差繁役重孑遺之喘息奄奄莫支保
護一有未至則根虛易撼百患俱生此病之在元氣

者當如何保護也我公寀知民困于是乎有安插流民以資開墾之議有請緩徵輸以甦民困之議有請除開荒之限以勵實效之議有請復孤貧口糧舊額以恤無告之議凡此皆公之加意保護以治元氣之病者也靑登萊僻處海濱地皆斥鹵沿海窮民皆以網魚爲業上完公賦下活人口自海禁一嚴資生路絕乗之逃人伏藏株連善類投誠雜處安插維艱節宣稍有未當則外感横侵內症变作此病之在榮衞者宜如何節宣也我公目擊情形殫精籌畫于是乎

有青登萊三郡民困已極之議有請輕逃人連坐之法以免畏罪互隱之議有密陳安插投誠官兵之議有再陳安插投誠之議有敬陳德州地糧之累酌議變通之議凡此皆公之按候節宣以治榮衛之病者也至其他封章纍纍無不披丹瀝盡上關

君德下補吏治民生更有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關繫

國家利弊與革之大者猗歟休哉卽賈長沙之治安陸宣公之疏狀蔑以方其愷激婉摰已此皆公之才品

學識蘊蓄有素而余固早窺之秘閣追隨之日者也

語云治病需良醫治國需良相于公不信然乎

大中丞韓公奏議序

大中丞韓公涖吳之五載輯其撫吳以來入告之奏議書成編序於余余喟然曰今

天子簡命二三大臣治平海內亦求其眞能任事而已矣雖然苟非有高世之品之才曠古之學之識若燭照數計于事之先者罕能持大體秉國是批郤導窾洞悉機宜然後事舉功成而民賴之則又存乎眞能議焉故議者事之幾也處乎任之先則審理而不惑處乎任之後則責實以有成古之大臣歷禹皐周召

而下炳炳烺烺勳績紀太常功名書竹帛者指不勝數莫不能任亦莫不能議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文章政治未有不合而用之者也今韓公之來涖我吳已五載矣先是公賦之急莫知所緩民困于徵輸兵之所處未之能戢民苦于驛騷萑苻滿境消弭鮮術刑法煩苛清理靡由秀民無以養黠民無以懲三吳財賦重地幾于日見朘削小民且莫措其手足矣今公之來也征徭之廹者紓矣兵伍之

悍者馴矣賊孽已靖苛政已平秀民咏其罝兔黠民
化其鳩形公之能任固已見於設施徵于風俗豈止
澤一方洽一時之任者耶昔子輿氏謂伊尹任天下
之重而本于先知先覺故能堯舜其君民今公天民
先覺之思見于其書其任大故其思遠其議高以宏
其任專故其思一其議精以深其任切故其思苦其
議婉以長我是以知公之能議由于能任所籌皆愛
恤民瘼之寔亦惟能任故復能議所行皆精詳至治
之理若夫百司之官委以任者不必責以議飭其庶

職之當而已責以議者未必畀以任求其是非之辨而已此非所以望於大臣也大臣爲

天子股肱耳目之官其輔翼勸相之精勤旣足以開建太平而拜稽陳謨之詳愼尤足以廣敷弘業是故旁作逕衡則亦名之誥周之書至其敕天時懋猶然禹之昌言皐之賡歌而已區區賈生治安宣公奏議又烏能比擬我韓公之萬一哉

自知錄序

余少時閱了凡袁先生功過格竊愕然有省已而讀雲棲大師自知錄尤爲通身汗下自知二字洵提撕人心一頂門針也卽中庸之所謂獨君子之所必愼者此也葢夫人一念之爲善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然後降之以祥而自知其爲善則當念已如景星慶雲其祥莫有加焉者矣一念之爲惡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然後降之以殃而自知其爲惡則當念已如山崩海立其殃莫有甚焉者矣嗚呼人卽怠于爲善

未有不顧終日終身惟祥是集而殃之遠也人即敢于爲惡未有不懼終日終身惟殃是招而祥之遠也然則人若不自知耳苟自知則善者當益勉爲善即惡者亦無樂乎爲惡矣胥天下之人而爭思遷善改過焉皆程子𢦏翼刊訂斯編廣行流布之力也匪特

聖朝明刑弼教移風易俗之一助也尚斤斤于書功書過惟感應是問乎哉余是以樂爲之序而轉告夫讀是編者

重拈雲棲老人一片度世婆心抑亦我

金華遊記序

金子曰士非近乎道者未可與語遊也嘗讀白樂天遊大林寺序云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以是知名勝之在天地間如清風明月處處有之人人得而有之而苟非近道之人則將終其身糾纏膠結于名場利窟靡他志亦靡暇晷能有天地間之所不禁人有者胡可得耶此晉諭以樂山樂水獨歸之仁知良有以也太學

張子三省積學好古士之近乎道者也一日出笥中所携金華遊記示余且告余曰省自八歲渡楊子從先人客白下輒有志四方旣而充邑弟子員凡六蹶棘闈自恨荷影蓬蘆甕牖中目圍未廣學力未充尚遠于聖賢之道若遇合遲速豈容心哉于是聞婺州仙洞之勝甲于東南且多古今有道之士遺風可挹遂溯錢塘歷桐江偕二三同人往遊因為之記以誌其勝誠不敢負斯遊也然未審果能不負斯遊否也請先生一言正之余夢想三洞非朝夕矣但未嘗良

屐其間亦烏能知子之果不負斯遊否耶雖然余卒業茲記觀子筆繪口吟若置我于圓暢樓中挹沈約諸人流風遺韻于千載之下而盡有全婺勝概矣謂子之不負斯遊可也嗚呼向使張子以困阨諸生故一爲名利所誘其能有此遊否乎故曰士非近道者未可與語遊也然則張子從此道日益進則遊日益廣而茲記特其嚆矢已耳

作遊序者多矣點綴山川或有景色能如此有關繫否所謂言之合乎道也　陳百史先生評

吳羽三行稿序

嘗讀裴度寄李翺書云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於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旨哉言乎文之所以不求異而自異者其胸中未有不包絡今古涵濡經籍而能聳氣格于霄漢之間窮思致于幽淵之境戛然振拔于流俗之靡靡者也余闈中得吳子羽三卷見其格勁思深尋常尺幅間饒有異境當是力學嗜古之士及撤闈而後知羽三

名噪海內久矣幼警慧目十行下年甫十二即能爲古今文韻頗名流遇有忠孝節義之事即咨嗟慨慕爲之感賦流連歷落動人弱冠登賢書復困躓十餘年而始獲應運昌期噫宜其學日益邃識日益老文不求異而自異也雖然余不獨賞其文也羽三才習熠燿爲英絕領袖顧其爲人恂恂訥訥笑語不苟趾步必謹是殆性近于道于人世一切矜艷浮靡移情蕩志之習似能澹然忘懷者歟將來潔身牧民仰副

聖天子惠愛元元寤寐賢良之至意吾知羽三其必有

合也然則律以今日之選格雖發軔百里乎他日事功之所成就正未可量也已余因序其行稿而併期之如此

丁飛濤行稿序

昔人謂韓退之以文爲詩杜少陵以詩爲文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自諸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余讀丁子飛濤闈中卷雅藻繽紛風華掩映具有一往情深纏綿無已之致而格律森然麗而不靡宕而有則其殆文中有詩者乎比撤棘乃知西陵之有丁子其上淹三古下籠

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塲者非一日矣因縱觀其生平所爲文併所著風雅體樂府歌辭及古律五七言諸什而後歎昔人論詩文有相生之法于丁子益信然今其文其詩並行于世謂文中有詩可謂詩中有文可雖然天地間江山靈秀之氣蒸動磅礴于才人文士之筆端而有詩文靈氣無盡境則詩文亦無盡境也躋其巔造其極合韓杜而一之余于丁子有厚期焉若區區侷絫業又烏足以張我丁子哉

王氏家譜序

大宗伯敬齋王公輯王氏家譜成特持以示余屬爲之序余讀而歎曰有是哉王公之爲秩宗也能修明其禮于朝著之間以之立綱陳紀翊景運之休隆而復敦厚其禮于家庭之內于焉礪俗維風直欲挽叔季爲淳古也請得而申言之粤稽氏族者古史官之所記也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之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

姓畧柳冲族姓系錄宋廬陵歐陽氏則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眉山蘇氏則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當世之學士大夫靡不留意姓氏之學故一家之人尊卑疏戚井井秩秩咸知肅焉以相敬藹焉以相愛敬篤而禮教興其所裨風俗世道豈淺鮮哉乃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不無深可太息者或矜尚門第託附名家則假借異代遠不可知之苗裔而拜他人祠墓亂自已宗支恬不爲怪此則世系之不明也或宗派既淆名稱易混則有卑犯尊諱之謬有支庶奪嫡

之嫌至生卒年月亦多遺漏舛錯數傳以後便漫無可攷此則名紀之不晰也或務飾聲華焜燿簡編于事實不無乖離則一人之本末容有未詳子孫之略記半屬影響偶同護細行于一時反掩生平大節于奕世此則傳誌之不核也或詳內傳而畧外紀則女之有家者一適異姓藐隔同氣鮮不因時勢之遷改門祚之壯衰爲情意厚薄以致漸疎漸遠且甚而相睚眦齮齕焉竟忘其木本水源從先人之一體而分此則外傳之不立也王公悊焉慮之蒐輯家乘志在

復古而譜法于是大備焉其首之以譜序也明譜之所由作欲後之人知其所本而油然生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也其次之以例義也一曰世系重其世之有可攷三世以上遠而無徵者不妄附也一曰名紀晰其名號子女生卒配媵併葬域所在粲如列眉貫如聯珠繁稱而無當者不以贅也一曰內傳自王父父母以下凡沒者生平遺行潛德徽猷暨夫閫則婦儀必詳著本末期于核實寧直無誇稍忌而有所飾者弗之取也一曰外傳女子生而有家則必書其所適

之姓氏縱時勢遁遷炎凉屢易俾子若孫猶得循流溯源合異姓爲同氣不至若秦越人休戚罔關而有乖親親之誼也然則王公之爲斯譜也其眞得往古宗法之遺意而先王之禮以之治天下者未始不行之一家矣昔歐陽公見蘇氏譜而歎曰是不可使獨我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余于王氏譜亦云嗚呼當今之能世其家者寧有若任丘王氏者哉非以兩贈君而下方伯公父子祖孫後先鵲起成進士又一門兩大宗伯同朝同時俱赫然負公輔碩望爲

能世其家而雙槐公之泊然世味棲神竺典蹁還遺金引避新詈其千古高風遐軌邈數傳罔替而厥後益祇紹光大焉此之謂能世其家也蕣非世其功名爵祿之謂而世其道德仁義之謂也漢袁楊之四世五公晉王謝之百世卿族方之未足多矣余是以奮筆樂道而爲之序

木香張氏族譜序

方正學先生曰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葢將使後世觀之而攷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吾觀木香張氏族譜其殆有合于古之修譜者也張氏先世名允者仕吳爲東曹掾輕財重士名顯州郡我吳之有張氏自是始允九世孫廷傑宋紹興年間爲靖州推官未幾乞休笑傲泉石躭嗜花木宦槖蕭然僅得所愛木香樹以歸傑五世孫士能名恒遊震澤鎭學有

文名肅室讀書追念先人手澤移植木香于庭張氏之以木香名自是始先是元泰定年間族人士弘登第仕監察御史有風力與撒里不花仝上疏言事切直至正年間士堅又登進士授翰林編修士能亦相繼以明經授江淮財賦提舉司旋以省侍歸老清風介節振薄林皐門人私謚之爲文清第六世孫賦溪公源中明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出中峰董先生之門屢絀南宮除寧波府別駕廉能有聲以江陵立朝致仕歸安貧樂道日以詩酒自娛念枝族繁盛恐散遠

不能聯絡立木香義會每歲三月朔祭畢則燕初舉會時當祭之頃花方莚及燕則花忽盛開里中父老咸以爲和氣所感一時名公鉅卿迭有唱和以歎美其事木香張氏之號因而大著又自是始後賦溪閒世廟升遐一慟而絕學使者楚侗耿公嘉其忠耿命所司崇祀鄉賢第八世孫見源公夢禎遊爲程庠名噪浙東西以孝友端方爲時所重平居一言一動悉繩祖武木香祠之輪奐久而彌新則又惟見源是賴焉嗚呼自吳迄今千餘年來其子孫嗣詩書禮樂之

傳勿之有替又代有碩德後先相照覽斯譜者可以想見其世德之渟流澤之廣非若他望族之所爲譜僅以著世次紀官位誇于人而已也九世孫繼芳公潤篤學敦行克紹先業慨然欲並士能賦溪見源三先生而爲四于焉合離萃渙修廢舉墜思有以益永永香張氏之號而屬序于余余家與張氏世同里同學得之聞且見者頗能詳其世系及其仕宦之蹟與文學之名故不獲辭而爲之序

初讀之序次張氏平平無奇耳歷年前後文學仕

宜一絲不亂一語不妄此古文之奇合者不知此之爲奇而耑以字句不可讀爲奇所謂腐木不可以發聲音也惟吾友能自得之　陳百史先生評

是本氏譜不可那移而文境愈蒼愈老　孫北海先生評

乾坤法象序

松陵徐子宿南以堪輿名家人與遊者莫不服其言論以爲深得曾楊廖賴之秘徵驗若神一時三吳士大夫咸推靑烏家有松陵徐宿南云時過吳門與余孫秉僕善余讀其書而奇之因與之言曰堪輿儒者事也盈天地間莫非一氣有氣則有理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形於是太極不得不分爲陰陽陰陽不得不分爲動靜動靜不得不消爲萬象象昭而形判焉今觀徐子之書上推乾象而星辰之遲留伏逆天官

類也。下衍坤輿而山川之昂俛聚散。九丘理也。及于十二律之相成。八音之吞吐。黃鍾蘊也。八卦之易位。元會之推遷。河洛義也。眞儒學之精且備者矣。夫士而無學。則不能審理以命數。察氣以辨形。而況乎地勢之廻合。風氣之轉移。起伏屈伸。變化莫測者乎。今徐子之學若此。以之審察陰陽。分別休咎。論氣則風霆雨露。不能易其常矣。論理則進退衰旺。不能從其則矣。而且吉凶禍福兆乎數。以秩天地之奧。向背得失。著乎形以揆人事之變。宜乎徐子之學非近時形

家者流也。且聞徐子性至孝。昔爲兩親卜善兆。曾遇異人。授異書。研究三十餘年。遂精其學至此。豈偶然哉。今其書具在。凡爲仁人孝子者。家置一册可也。余是以樂爲之序。

蘇州太守吳瑤如公祖去思詩文集序

去思之發爲詩歌也殆原本三百篇矣甘棠蔽芾之詞九罭鱒魴之咏其千古去思之祖乎葢思生于去如儀思食寒思衣有非可以強徵而倖致也凡在位者之方吏玆土也可以干譽于其上可以市美于其下非不令皆卓彝守盡龔黃及乎解組謝事而後羣情之眞向背出焉地方之公是非亦始定焉自非德意及民淪肌浹髓而欲人懷借寇之思家深挽鄧之志美召伯之茇憇眷姬公之繡裳留連歌咏而不能

已已其烏可得耶吾郡吳公祖瑤翁由名進士起家
邑長以廉幹奏最入為儀部聲名冠曹署間
今上康熙二年由郎官出守吾郡閱五載而去一時士
民攀戀之情不啻嬰兒中道失其慈母欷歔慨慕遠
邇一揆未幾而詩謌洋溢裒集遂得若干余讀而歎
曰有是哉此可以見吳公政治之得民者深而凡士
君子之出而為世用者當無疑乎道之不可行而民
之不易治也蘇固劇郡財賦甲天下俗多鉅猾吏善
舞文又地當三吳要衝過客往來應接不暇以故長

才恒若棘手公下車來清風兩袖一惟簡易寧靜爲
治請謁不行催科不擾廷鮮扑責鄉無夜呼豫鬻抱
牘欲上下其手不可得遊客至止將有所諉輒飲以
醇酒相與談山川風物及民生瘠薄之苦吞往往銜
杯意沮卒不能發一言而去嗚呼在昔周公之論治
也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漢人之歌蕭規曹隨也
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始吾公之謂歟去思之歌
與甘棠九罭之什今昔比隆誠宜爾哉夫俗吏旣難
與道古而一二有志自好者又每患世網拘牽不克

徑行其意且以民之無良難乎爲上而由今觀之吳公之治效如是吳民之歸嚮如是其亦可油然而興起也夫遂書此以弁其集并識今緇衣之好暨直道之斯民萬口一心俾後之觀風者庶有所攷焉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素菴陳公大拜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特簡大宗伯素菴陳公晉陟端揆維時朝列諸親知謀爲文以賀之而屬余言余雖不文竊與公從遊久囙素知公者其曷能已于言也按輔弼之義書載之詳矣曰予違汝弼曰夢帝賚予良弼

曰汝受命篤弼曰弼予一人曰弼亮四世曰永弼乃后于彝憲自皐夔以至房魏凡名相臣之歷歷可數者其所遭之時不同所樹之勛業不同大約出入詢謀言動獻替皆能致君上于無過措國家于不傾未有不協于弼之義者也我

皇上人主函夏九載于茲海㝢號稱混一開闢鴻模方古爲烈乃荒服尚有未賓思所以來之兆民尚多失業思所以安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思所以釐之六氣不和災眚洊至思所以禳之

上因諭諸臣曰朕勵精圖治日求天下太平切望內外諸大臣盡心竭力以匡不逮顧宰相職專輔弼非內外諸大臣比尤

上所注意而倚畀更殷者公遂以宗伯爰立入相先是朝爲波騰因而藹懿及公幾罹不測

上卒白之不爲所撓艮以公典秩宗時寅清直亮諸凡郊祀臨御大典酌古準今悉本掌故爲之因革其間制作燦然明備不待百年而禮樂遂興以之平章軍國黼黻絲綸非公不可公一入政府凡所以講求治理

振飭紀綱與夫愛養人材扶植善類種種殫竭謀猷動中肯綮中外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得而見公之學問才品不媿古名宰輔至于遇大事決大議爲世道治亂所係

君德損益所關小臣不敢言大臣不能言疏遠之臣不敢言親近之臣不能言者公爲之隨事納忠嘿劾啓沃俾一時傳之四方朝無闕政他日書之史冊

君無過舉此皆外廷所不能知公亦絕口不以語人嗚呼揆之書傳輔弼之義公眞可謂無忝也已然則未

貧之荒服將稽額恐後失業之兆民將歌舞更生而圖扉自是無冤獄陰陽自是無沴戾人事修于下天心順于上天下太平可以立見庶幾仰副我勵精圖治之

聖王哉是何可不爲公賀也請率諸君子共起而執爵以進

篇法牆用退之上宰相書一反一正近日名手未能窺見　陳百史先生評

賀學士清遠王公總裁春闈序

昔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歐陽修知貢舉以士習奇僻險怪之文鉤章棘句寖失渾淳爲患痛裁抑之即才如劉幾亦置弗收自是文體一變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甚矣主司之選貴得其人也

今上御極之六年歲己丑復當南宮校士先是

上俞輔臣請詔飭文體良以四方春春多故皆由人心不正而人心頗僻于文詞見之故告誡凜凜飭愼選王司分較省直尤鄭重禮闈

特命學士淸遠王公貳諸輔臣主闈事毖劼有加試榜出凡離經叛註沿習詭靡爲流俗所推舉者皆不在選一時翕然號稱得人于是浙紳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相告曰王公之得人若此邦家之光桃梓里之榮也屬檇李金子爲之言以賀曰士蹶明季之陋陂詞邪說之浸淫蓋有年矣今多士遠舍故步而

從王司一日之約悉逗雅醇郎張方平歐陽修之爲
貢舉寧有加焉噫此操何道以得之歟則王公之家
學淵源所以繩多士者非自今日始也昔王文成先
生嘗主東省試爲弘治甲子得人最盛其言曰夫子
之鄉固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
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生平之大幸雖然亦竊
有大懼焉吾觀王公敭歷中外于經營禍亂之餘旨
目世道久矣瞿然懷文成之懼心以杜諸士生心害
政之原而士之懼敉聖賢而寧平毋詭懼于功令而

寧質毋華者烏得不入其網羅也哉由此正文體以正人心正人心以正風俗四方削平可幾之尺幅間矣宜乎

聖明之不以文教後武功而加意王司之選有如此也

然則吾儕非獨爲王公賀將以爲天下賀也夫

援古証今有此事即應有此文近讀虞伯生集頗厭爲執鞭當世雁行獨有先生耳　陳石史先生評

賀學士彥升陳公副纂修總裁序

昔李鄴論漢書謂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東漢章明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然則載筆一官君德政治因之而抑揚往行前言藉是以顯晦其所關顧不鉅哉學士彥升陳公直亮洽聞具良史才

新朝聿興取鏡往代命輔臣某某充總裁官修明史而

陳公爲之貳焉余於是仰見
朝廷鄭重史事愼簡史官而竊幸明史之有托也以學
如陳公辭如陳公忠厚正直如陳公而使之奮筆領
袖必能爲子長孟堅之敘述俾前代事迹灼然可觀
豈遜西漢一書哉且余聞之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
幽不見神怪無所梗避于其間而後其書可貴今明
代二百七十餘年一切理亂得失貞邪善惡可則可
鑑可勸可懲之事具載實錄昭然難掩陳公生値明
季猶及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旣不若劉子玄所

云左右二史缺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之難憑而掾事考跡爲之表直骨于枯壤繇諂媿于下泉又非有孫盛實録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之可慮用宣尼襃貶之心存萬世是非之公傳信傳著一如春秋更有何傾避于其間哉將來纂筆告成事而艷稱一代良史者又不徒以其敘述之工與子長孟堅同日而語矣余是以嘆

朝廷之鄭重史事愼簡史官而深幸夫明史之有托也故喜而爲之序

昔讀茅鹿門先生與吾邑馬孟河先生論史書以爲韓柳再見若如此贈序立言垂遠眞可並傳豈凡於鹿門爲外孫淵源自在文章也 陳百史先生評

賀大司農党公嗣君高捷序

歲辛卯天下大比士于鄉秦中錄至大司農于美党公嗣君裒列賢書維時大江以南諸縉紳之仕于朝者咸手額稱慶謀爲文以賀之客問余曰曷爲乎秦士舉而吳紳喜也余曰此以見吳人之德公而公自大司寇晉典國計以來所以仰承

聖天子嘉惠東南哀閔元元之盛心其爲德于吳者益有未易殫述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三吳賦稅甲天下民力之困于輸輓所由來矣比值兵燹之餘瑣尾

流離未有起色而時方有事甬征師徒絡繹舟車芻秣悉索以供又不幸歲罹奇災吳民幾魚數百萬之漕糈且將舉而問諸水濱焉不徵則病國徵之則病民民病而國亦還以病公慨然曰

聖天子以愛民爲主吾忝司計豈可以病民者病國耶于是朝思夕慮嘔心籌畫于其間欲使公私兩利計莫若從改折一議而公又未得以便宜行也反覆諮諏如一身一家痛心切骨事至于嗚咽流涕卒之積誠感動一時共事諸君同心恊贊因條上改折議乃

得

請令下之日懽聲動地卽此一端公之德于吳者何如

而吳人之德公者又宜何如也嗚呼公豈眞有私于

我吳哉秖念東南諸郡爲

朝廷根本重地須加寛恤以裕億萬斯年惟正之供古

大臣公忠體國道自應爾顧大祲稽天斗粟千錢之

歲得留有限之粟便可活無窮之命卽謂公之有私

于我吳可也泰士舉而吳紳喜端有以也雖然嗣君

之鵬奮鵲起佇冠南宮此直公誦讀淵源義方家訓

有以致之豈遂足以稱公之食報于後昆而吳人之沐浴休澤爲之家尸戶祝者亦豈僅止此而已哉將來嗣君克紹箕裘志澤天下必一如公今日者之爲德于吳與夫吳人之德公是則我儕之可爲公賀者已

得大體結搆以平而奇今日晉江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學士[illegible][illegible]劉公總督浙閩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壬辰九月王爵者集九列三事大夫廷推浙閩總督咸云兩浙係財賦重地雖底定有年湯火遺黎膏竭徵輸萑苻處處竊發綏戢非易至八閩三山之間一二逋誅海寇尚逆我顏行肆掠郡邑時方大用兵須鄭重厥選于是衆論反覆咨諏以學士劉公貳焉念公係文學侍從之臣

聖天子方親圖史咨啓沃斯須不離左右恐未便以疆埸之故煩儒臣以軍旅故姑以貳請

上乃深知公者曰近得邊吏報
朕方切南顧憂茲任非某不可遂特簡公維兩浙紳士
之在朝者爭舉手加額一以爲
宗社慶一以爲桑梓慶而屬余執爵贈公之行余曰諸
大夫亦知
上意所以簡公者以文德不以武功耶余請得而申言
之然後執爵以進可乎吾浙民不聊生其困有三一
困于賦稅賦額本重惟正之供恒若不給而又加之
以師徒往來悉索芻秣且奸胥之漁獵無已墨吏之

誅求無端水旱爲灾猶其小者耳民困一也再困于盜賊所在不逞之徒嘯聚爲虐本一捕卒之力可以制其死命而有司競亟催科不暇問大吏左右偏多窟穴不能問以致白晝刼殺貧人勒贖公行無忌煢煢子遺既供

國稅又資盜糧民困二也三困于官兵官兵之設本以禦盜安民而近且有占民房索民食通盜線利盜贓民之苦兵甚于苦盜相率吞聲莫敢控訴民困三也此三困者惟文德可以除之不必以武功見也若夫

閩越近日之爲患則海上偷息之渠逆鯨吹鼉激漳泉一帶方切鼎沸計非大用兵以滅此朝食不可然有名之寇要領在我布
聖武不殺之恩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一紙書賢于十萬師僅在指顧間則閩越之敉寧亦惟文德可以致之似不必勤兵糜餉以武功見也故曰
上乃深知公者
上意之所以簡公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古所云有安社稷臣者舍公文學侍從之臣而又奚屬哉諸大夫曰

唯唯請執爵以贈公行。

茲任非劉公不可語朴而文如子固制辭 陳百史先生評

即於贈劉公行指陳情形數千百言不能盡者以數十言該之可謂腕中有長房縮地法矣邵立泉作文每寄西涯相公輒抹數行如先生文簡而有法者正自難得椰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知文者必貴簡矣 又評

送侍御雪園王公巡按上江序

上御極之五年春覩上江使者告代御史臺請以雪園王公往

制曰可先是公嘗按兩浙矣時錢塘以西初入版圖江東猶抗未下人心風鶴凡官其地者一聞除命輒色沮公獨奮然叱馭比至則集流亡招携貳收拾士心和輯將吏日孜孜不暇會大兵渡江東一切舟車蒭糧供輸靡惧民皆不知而公則嘔盡心血矣未幾東浙悉平雖曰師武臣力哉公之功不可泯也公報竣

還浙之士民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繡衣使者不以
霜雪示威而以雨露見德于王公僅見之
朝廷嘉公視浙有成效睠茲長江之上流方眷眷多故
非公往視之不可故又有是
命江南士大夫之在朝者咸舉手加額而慶曰吾鄉之
徽寧廣德與浙壤啇民情土俗俱不相遠公之有德
于浙若如此其甚厚則江于小民之又將沐其雨露
也豈願問哉余越人也而吳籍也旣嗟其去何遂復
訝其來何暮而又幸公之來我上江也猶之乎未去

兩浙也然則余之私慶于心而懷思不已舞蹈難名畞之江南諸大夫而殆有甚焉者矣其何能已于言

不以頌而以規文家占地步法此則即用頌爲規也文至此必傳 陳百史先生評

送侍御鄉廷王公巡按下江序

嘗讀漢武帝遣博士循行詔有曰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余因是而想見古者循行之遺蓋慮爲吏者之擾吾民而貴有以安之耳長江上下秉鉞彈壓者爲御史中丞歲奉

璽書分道循行者爲上下江兩御史下江轄蘇松常鎭等郡連海濱湖素爲萑苻出沒之藪且賦稅繁重習

俗侈靡其地雖號富饒民多貧困年來旣罹兵燹又兼吳中水利久廢旱澇頻仍而徭役不減俗侈更甚且不能保無侵之者居于其上則下江一帶亦旣紛然其擾矣安之者惟循行之使是賴今侍御弼廷王公秉驄在視而余與公部下諸士紳交口稱慶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何也公在前朝起家邑宰初任汜水中州士民至今德之不衰再補順義北地亦德如中州詢其故咸以我公仁能導善義能易俗故所在著聲所去見思茲且懷仁秉義居高而唱以

稱

新朝特簡循行之舉。視此兵燹餘黎有不講求蘇息而使鴻雁來綏鯨鯢屏息者歟澤國恒遭旱澇有不亟議修復水利如蘇長公所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以捍禦灾患者歟有不憐重役懲侈俗糾察侵吏而霜雪雨露之兼施使吳民尸祝不忘其功德之大且遠更有加于中州北地者歟故曰幸哉江民可無憂紛擾也已請酌而祖公行可乎

王李集中多贈侍御文能如此真切有關係否讀

者勿貴耳而賤目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侍御濩涯趙公巡按兩浙序

順治五年歲在戊子夏四月侍御趙公濩涯奉

璽書按部兩浙比秦之士大夫在朝者咸咨嗟嘆賞而相與語曰是嘗按我三秦端方耿潔一時僚屬對之者如嚴師之立于其前凜不可犯而及其惠愛小民則無所不至又如慈母之置赤子于其懷幸矣我秦人之蒙其休澤者方尸祝于無窮也而浙之人抑又何幸耶舉朝薦紳又相與交口而誦曰星有執法臧有特憲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惟趙公

按泰有焉嘗讀其一二封事凜然生風宜其問豺狼綏鴻雁解墨吏之綬懾流孽之魄調劑滿漢兵民間使之各安其所而爲泰人之所畏而感感而泣泣而繼以思者至于此也今

聖天子惠顧東南又移執法于斗之野耶于是浙之部氓聞公之見思于泰者若此見公之推重于舉朝者若此爭酌而祝曰公之往視我浙也有不令官于其上者憚若嚴師與稚席于其宇下者戴若慈母歟豺狼敢横于當道鴻雁尚哀于中澤歟墨吏不望風而

退潮濱海陬之一二遺孽不屏氣懾息革面革心之恐後歟目今徃鎮吳越之大兵尚慮其調劑未當致主客有不相安而市市或止耘或變歟某聞言亦執爵而進曰是真我浙西東億萬生靈之福也請述其言以祖公行

一開一闔前後容與與韓吏部上宰相書同法　陳百史先生評

未入浙須之難爲浙人規之難實而虛虛而實極文心之妙　陳彥升先生評

送總戎子淵馮公節鎮嘉禾序

從來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察吏安民之官莫如撫按乃若職司不與守令等事權不與撫按侔而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得爲以禁除民害嘉惠元元使小民之愛戴而尸祝之曾不減于召父杜母則莫如今日江浙諸郡特設分鎮之大帥是也

朝廷開鎮列城之意原以安民非揣以禦盜得其人則化盜爲民必不驅民爲盜不得其人則以之禦盜不足而民不安以之擾民有餘而盜益熾其所關地方

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細故哉涿鹿馮公子淵以侍
衛親臣特膺
簡命往鎮浙之禾郡是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
得爲者矣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也請試言之我禾西接杭湖北聯
蘇松自儳羅兵燹之餘幾于城郭烟銷村墟鳥散邇
者雖仳離漸集元氣稍甦然促耕猶不足以療饑疾
蠶猶不足以救寒況夫湖濵海畔遺孽未靖兼之師
徒往來征繕弗給倘又加之以統軍者律已不嚴馭

卒無法盜未懾息民已朘膏其爲擾我耕妨我織者
正未有已也欲禾民之不饑不寒胡可得耶饑寒切
身而欲禁其不爲盜又胡可得耶我馮公以詩書之
胄擅戎馬之長馭兵恤民講求者素曩在前朝專閫
雲中理屯考最繼又領幕中樞節制有聲今且荷
新朝之寵眷抒侍從之忠猷一蒞其境必惻然念我禾
民兵燹餘生之苦驚心草澤之苦與夫奔命征繕之
苦飲恨驕兵之苦爲之釋其苦而予以甘以仰副
朝廷設鎮安民之意當無所不至將見禾民有不必盡

耕而飽不必盡蠶而煖者矣而又何盜之足慮也故
曰馮公之鎮我禾郡能爲撫按守令之所欲爲而不
得爲可爲
朝廷賀可爲地方賀者此也其也敢用此贈行以當禾
民來暮之歌云
文至文武互用方是經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少叅仲趙郝公備兵安徽序

嘗聞歐陽永叔云漢之政理文章後世莫及良以時多通經學古之儒其名位利祿之念不動于中而于墳典丘索罔弗探其源涉其流故其發爲文詞見于行事皆炳然可觀以余觀于仲趙郝公而竊嘆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郝公爲關中名儁好古力學有文章之譽比及筮仕而志益奮業益勤其居諫垣三載正直不阿然未嘗徒以言論博風釆每于出入禁闥之餘綱羅羣籍搜抉奇句孜孜不倦有如饑渴之于

飲食意冲然忘其爲諫垣也今一旦循例出叅外藩

備其安徽在恒情較量于内外勞逸間未必不怏怏

志歉而公復處之恬然向使公之好學未篤識力未

充當其爲

天子耳目之司誰能禁其以風采自見而不至以訐爲

直及其輟侍從就外僚則又烏能强之矯情鎭俗而

恬然不異其爲諫垣時也此非所謂通經學古之儒

舉一切名利祿位之念毫不動于其中而能若是耶

茲若江州新安一帶地方尚蠢蠢未靖豈武備之或

弛歟抑文教之不足歟語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以學有本原如郝公者爲之秉憲而專制我郟其治民則惠馭吏則肅詰兵則靜明刑則恕彼蠢蠢者有不回心鄉道而金陵上游將從此屹若金湯已安在公之政理文章炳然可觀稍遜于兩漢之學者也哉嗚呼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中見小結前起無一不相應語爲學道人占地步

陳百史先生評

送太守楊君錫之任濟南序

古來循吏之稱見于紀載者莫盛于漢嘗讀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有曰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漢之加意二千石若此宜其多以循吏稱也當時最著者黃潁川龔渤海考黃次公為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以寬和為名龔少卿為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并使勝之將安之也兩公治行皆稱第一云然則以苛為察以刻為明非所以撫民亦非所以

禦盜也
今上加意吏治勅守令親民之官非三年考滿不得遷
大哉
王言逾于漢詔而小民似尚未曉然知
上意之寛和所在盜賊蜂起亦未得以安之爲勝之之
法豈滿漢諸臣中遂鮮潁川渤海其人以上應
勅旨歟抑有其人焉而未與二千石之選歟以余觀于
今濟南太守楊君君錫殆其人也已君錫係
朝廷舊人子弟起家文學以才望簡授今官將之任特

過余請益且其所自矢者誓必潔己愛民不任左右不縱兵丁不畏權勢務使化盜為民斷不逼民為盜余曰君之自矢者察而不苛明而不刻則已盡為太守之道矣盡今日所以守濟南之道矣不負
朝廷之特為選擢而使矣余更何以益君哉君之往也但如黄次公之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上意一本寬和但如龔少卿之不期于悉捕盜賊期于計安窮民則舉東土數十年來兵燹憔悴之遺黎一旦與之更生攘臂揭竿之餘孽不難盡為向化即古

良二千石蔑有加焉而余又何以益君哉嗚呼君行矣其愼毋忘今日所自矢則寧獨以之守一郡而有餘也耶余于君更有厚期焉

如此等文直可壽千年矣發金石之聲潤風雲之色不如此文之有聲色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党大司農致政序

順治九年冬十月大司農于姜党公再疏請告

上許之且

天語褒嘉恩禮優渥一時艶稱盛事于是朝列諸卿士大夫爭爲詩歌文辭相倡和以歎美之有援漢二疏之辭位而去並張其賢者有述韓吏部爲文送楊少尹云古今人未始不相及者又有謂二疏時近古難進易退非甚高行公嘗習俗競功名之時而飄然遠引比二疏爲尤難者又有謂楊巨源官不過國子司

業即去不甚關輕重公保傅大臣典國計于肇造之初兵革未罷轉餉方殷

聖天子何如倚毘而卒不能奪公去志使今日韓吏部而在爲文以寵其行又不止如楊少尹而已者若是乎居今之世處公之地而決志以去公誠不可及哉

金子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不肯隨時俛仰祿祿苟容爲不可及也先是公爲司寇時令其子孝廉君構一山居顏之曰意先有亭有橋有泉有洞皆以意先名葢身未至

而意已先之余曾爲公作意先居記然則公之芥視功名敝屣富貴豈在今日耶故存是意而爲司寇則必欲爲人主廣好生之仁若使峻法以戕命身可去也法不可峻也存是意而爲司農則必欲爲人主布愛民之澤若使損下以益上身可去也下不可損也宜公之司刑則活人無算司計則惠民無窮倘稍有榮貴利達之心攖于其中則惟恐活一人而拂某某惠一民而拂某某其徘徊瞻顧依阿洪忍之狀且有不堪見聞者安能有聲于刑農兩大政闇光明正直

如是其卓然有古大臣風哉故曰公之不可及不于其去之日也于其留之日而常懷去之志所以爲公之不可及也余心儀公之去而因以自愧者有三焉余衰羸多疾遠不及公精健其去不宜後而反讓公先其可愧者一余雖時刻不忘去志而不能如公以必去之心盡未去之職其可愧者二留之日既不如公則雖幸而得去求如公之人羨爲榮而內亦有以自慊萬不可得其可愧者三嗚呼公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人人議爲案入意先亭爲篇中結構後說到可愧着三正是見公不可及處詳畧變換曲盡古人之法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終